

黄易

作品集

10

◆ 异侠系列 **边荒传说**

边荒传说



甘肃文化出版社

黃易

◎ 異俠系列

邊荒傳說

〈卷十〉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边荒传说/黄易著. —兰州: 甘肃文化出版社. 2003. 3

ISBN7-80608-778-8

I. 边... II. 黄... III. 侠义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3) 第 016881 号

边荒传说

(香港) 黄易 著

责任编辑: 管卫中

封面设计: 靳与刘设计顾问

封面题字: 钱开文

封面插图: Michael Lau

出版发行: 甘肃文化出版社

社 址: 兰州市庆阳路 230 号

电 话: (0931) 8276014

印 刷: 广东省东莞市篁村蚝江印刷厂

开 本: 850 毫米 × 1168 毫米

印 张: 88

字 数: 1000 千字

印 数: 001—10000 套

版 次: 2003 年 3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7-80608-778-8

定 价: 200.00 元/套 (20 册)



邊荒傳說

卷十

第一章 大魏遺臣

“啊！”

从井里打出来冰寒的水兜头兜脸往卓狂生泼去，弄得他打了个寒颤，发髻散甩，全身湿透。

燕飞喝道：“快醒过来！”随手抛开盛水的木桶，桶子擦地滚开去，发出吵音，更添混乱的感觉。

卓狂生倏地睁开因被冷水冲撞而闭上的眼睛，精光乍闪。

慕容战伸手抓着他双肩，摇晃道：“快醒醒！我们没有时间哩！”

呼雷方在他另一边蹲下，焦急道：“老天爷帮忙，你还要主持钟楼议会。”

卓狂生全身剧震，似乎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一回事，缓缓闭上眼睛。

燕飞道：“放开他！”

慕容战晓得卓狂生已清醒过来，松手观变。

卓狂生的脸容平复过来，接着发衣冒出混合着酒气的水雾，由淡趋浓。

三人交换个眼色，均难掩惊讶的神色。因为以他现

在运功把酒迫出的功力显示，实远超于他对付花妖时的身手。

转眼间，卓狂生整个人笼入不断腾升的雾气中，衣发由湿转干，仿如神迹。

卓狂生再度睁开眼睛，最后一丝酒气随水雾蒸发掉，脸容平静的坐直身体，目光扫过三人，再不是适才酩酊大醉的疯子。

三人期待的看着他，一时不知该从何说起。

卓狂生仰望太阳的位置，然后目光投往地面，颓然叹了一口气，道：“你们走吧！一切都完了。”

燕飞在他身前蹲下，平静的道：“你是谁？”

卓狂生朝他望来，嘴角现出一丝苦涩的笑容，自问自答的道：“我是谁？唉！在今天之前，我是曹魏皇朝的忠实遗臣，现在却什么也不是，更像无处容身的孤魂野鬼。”

又凄然道：“帝君已死，曹魏最后的一点血脉香火断绝，我也再没有希望。”

呼雷方和慕容战面面相觑，逐渐明白过来。

燕飞沉声道：“以任教主的剑术武功，谁人有本领杀他呢？”

卓狂生双目杀机大盛，语调却像说着与己无关的事，淡淡道：“是孙恩，我刚收到媿后的飞鸽传书。走吧！迟恐不及。”

慕容战沉声道：“可否说清楚一点？”

卓狂生像变成另一个人般，再非他们一向熟识那个

黄易

异侠系列





邊荒傳說

卷十

挥潇洒自如、玩世不恭的“边荒名士”，神态愈趋冷静，瞥了慕容战一眼道：“现在我再没有隐瞒欺骗你们的任何必要，大魏皇朝的风光随帝君之死已烟消云散，一去不返！媿后还着我向你们揭露慕容垂和孙恩对付边荒集的计划。你们要跟我算账也好，什么也好，一切悉随尊意。”

呼雷方苦笑道：“目下岂是说这些话的时候呢？”

卓狂生沉吟片晌，吁出一口气，似要舒泄心内沉重的负担，道：“我知道你们在怀疑昨晚暗作手脚的是姬别，事实上你们可怪错了他，毒是由我下的，原因不用我说出来你们该明白吧！”

燕飞等听得你眼望我眼，说不出话来。不过更感到卓狂生有坦白的诚意，否则怎肯暴露自己是内奸的秘密。

任遥之死，把卓狂生彻底改变过来。

慕容战忍不住问道：“除贵教外，还有谁晓得你是逍遥教藏在边荒集的内应？”

卓狂生双目射出痛心的神色，摇头道：“除帝君和媿后等有限几个人外，没人晓得我的秘密。大魏于我族有大恩，为大魏的复兴我可以作出任何牺牲，包括出卖我欣赏和欢喜的人，不过一切已成过去。至于我真正的出身来历，请勿再追问，随帝君的横死，所有均成过去。”

燕飞问道：“姬别是否慕容垂方面的人？”

卓狂生目光移往他，叹道：“是否如此，恐怕他自

己也弄不清楚。我不敢答你是或否，他极可能只是转移视线的替死鬼。”

呼雷方道：“你为何不断催我们走，我们难道没有半点机会吗？”

卓狂生缓缓起立，面向围栏，深情地扫视边荒集的景色，长长舒一口气道：“你有这个疑问，是因为你根本不清楚面对的是什么？让我来告诉你吧！今晚南北的两大巨头慕容垂和孙恩将会在我们身处的钟楼缔结血盟，一天双方未能统一南北，将会平分边荒集的利益，明白吗？”

包括燕飞在内，三人同时色变。

慕容战失声道：“领军的竟是慕容垂而非慕容宝？”

卓狂生旋风般转过身来，双目神光电闪，垂下的长发无风自动，一字一字地缓缓道：“事实正是如此，你们绝没有机会。即使谢玄率兵亲来，也难重演淝水之战的伟绩。今赵慕容垂和孙恩对边荒集是志在必得，你们若要抵抗只会变成不自量力的挡车螳螂。走吧！趁尚有一线机会快逃命去吧！”

燕飞强压下闻此坏消息后在心内掀起的惊涛骇浪，道：“你自己又有什么打算？”

卓狂生苦涩的道：“我可以有什么打算？我已变成一无所有，失去一切活下去的意义，只能在屈辱求存或光荣地死去间作出选择。我肯全无隐瞒的说出这些事，正表示我已豁了出去，再没有任何顾忌。我会在这里耐心等待孙恩，寻找与他决一死战的机会，以报答大魏对

黄易

◆ 异侠系列



我族的恩宠。”

三人听得头皮发麻，只是一个慕容垂，已非任何人应付得了，天下间恐怕亦没有人能胜得过他，不论单打独斗，又或千军万马的正面交锋。

卓狂生叹道：“走吧！这是我惟一的忠告，留在边荒集，只是死路一条。”

慕容战断然摇头道：“我若不战而退，把边荒集拱手让予慕容垂，仍是死路一条。即使我的族人不治我以死罪，可是边荒集既入慕容垂之手，夺去我们与南方交易的命脉，北方还有我族容身之地吗？”

卓狂生呆看他一会，好像直至此刻方认识他般端详着，点头道：“想不到慕容战能如此视死如归，不过你下面的人，是否肯陪你一道牺牲呢？”

慕容战从容道：“我若怕死，不会到边荒集来。我的手下人人肯为我卖命，这是毋庸置疑的。何况战争最是无常，在淝水之战前，谁想得到以苻坚的百万大军，名将如云，竟敌不过谢玄区区八万北府兵？”

卓狂生瞄燕飞一眼，再移往呼雷方，后者不待他探问，苦笑道：“我已嗅到败仗的气味，可惜我亦像慕容当家般没有选择，敝主曾有严令，着我拼死保住在边荒集的利益，直至最后一兵一卒，与边荒集共存亡。”

燕飞心中一阵激动，大祸当前，方看出慕容战和呼雷方是宁死不屈的好汉子。

慕容垂和孙恩这对南北两大顶尖高手，结成联盟，夹攻边荒集，可不是说笑的？而天下间惟一有资格和他



们周旋的谢玄，又身负致命的内伤，没法亲身奉陪。

不论慕容战和呼雷方如何自负，又或在边荒集群雄早一步得到风声，因为纵使知道又能如何？根本是无从抵挡。慕容垂要瞒的是北方慕容永兄弟和姚的两大军事势力，怕他们一旦获悉此事，会不顾一切的阻挠，于此亦可看出边荒集在统一南北上的重要性。

燕飞同时想到慕容垂不但亲自领军，还要隐秘行军，穿越巫女丘原而来，并不是怕边荒集群雄早一步得到风声，因为纵使知道又能如何？根本是无从抵挡。慕容垂要瞒的是北方慕容永兄弟和姚的两大军事势力，怕他们一旦获悉此事，会不顾一切的阻挠，于此亦可看出边荒集在统一南北上的重要性。

他该怎么办呢？

他不走，纪千千也不会走。

忽然感到慕容战、呼雷方和卓狂生的目光全集中到他身上来。

燕飞暗叹了一口气，迎上三人的目光，最后凝注卓狂生，沉声问道：“郝长亨究竟是哪一方的人？”

卓狂生叹道：“君子可欺之以其方，燕飞你太天真啦！两河帮与天师道一向遥相声援，大做生意。聂天还一天未击溃桓玄，孙恩一天未攻陷建康，他们仍会互相利用。郝长亨乃大奸大恶之徒，说不定比屠奉三更为可怕。”

燕飞感到整条脊骨凉浸浸的，郝长亨若真是这么的一个人，高彦的久久未归，会否与他有关呢？

慕容战的声音在他耳边响起道：“燕飞你和我们的

黄易

◆ 异侠系列



情况不同，没必要留在这里送死，不如立即与千千逃往边荒避祸吧！”

燕飞一震地从迷惘中清醒过来，迎上慕容战伤感无奈的眼神，一时百般滋味在心头。摇头道：“若让慕容垂和孙恩瓜分边荒集，北方诸雄固是要对慕容垂俯首称臣，南方更会大祸临头，目下是我们惟一能阻止他们作恶的机会，错过了将永无扳回的日子。”

呼雷方低喝道：“好汉子！”

燕飞心中苦笑，从他们的说话，可看出慕容战和呼雷方的分别。前者因对纪千千的爱慕，不愿她被卷入这继淝水之战后另一场大战的风暴中，故力劝自己带纪千千逃命。而呼雷方却只看成败，多一分力量总比少一分力量好。

卓狂生精神一振道：“想不到有这么多人与我心意相同，哪我们尚有一线生机。”

慕容战肃容道：“请燕兄三思小弟的提议。”

燕飞朝他瞧去，沉声道：“我会尽力劝千千走，不过我却决定留下来，与三位并肩作战，永不言悔。”

慕容战欲言又止，终没有说话。他与燕飞一直是敌非友，其族人又与燕飞有解不开的深仇，若非在边荒集如斯独特的情况下，绝没有可能成为生死相共的战友。

呼雷方道：“现在我们大概只有半天时间作准备，该怎办好呢？”

卓狂生道：“首先我们要分清边荒集内的敌我，认定谁是敌人，立即下手铲除，即使杀错人亦理不得那么



多，因为我们根本没有时间去分辨或证实。”

慕容战点头道：“对！若惹起对方警觉，奋起顽抗，即使我们能取胜，亦是得不偿失。”

燕飞虽明知他们说的乃惟一求生之道，仍是一阵犹豫，因为他并不是这种人，就以郝长亨而言，自己一直跟他称兄道弟，共商大计，在尚未证实他是心怀不轨下，怎可凭卓狂生的一面之辞狠下辣手？

道：“在此事上我们须非常小心，如不慎铲除了的是朋友，只会削弱我们的力量。”

呼雷方道：“这个当然。现时在边荒集内，我最不信任的人是郝长亨和赫连勃勃，以他们的狡狴，我们没可能取得任何足以证明他们是内奸的证据，所以只好想办法把他们除掉。”

慕容战冷哼道：“擒贼先擒王，不若趁待会开钟楼议会时，趁赫连勃勃没有防备，就在钟楼内把他击杀，然后再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法，一举把匈奴帮连根拔起，此为最直接了当的做法，各位有什么意见？”

卓狂生点头道：“当我们尚未和孙恩决裂前，我们早怀疑赫连勃勃是慕容垂一方的人，因为他抵集的时间非常巧合，似是配合慕容垂而来的样子。而纵使他不是慕容垂的走狗，只凭他对付长哈老大的手段，已是死有余辜。”

燕飞点头道：“我敢肯定他是假花妖。”

若此话是在诛除花妖一战之前说出来，包保人人摸不着头脑，现在则没有人怀疑他的话。

黄易

异侠系列



卓狂生道：“好！赫连勃勃将是我们第一个目标，红子春和姬别又如何呢？该否于即将召开的钟楼议会一并铲除。”

呼雷方立即头痛起来，叹道：“唉！姬别！真的很难说。”

燕飞心忖若做慕容垂走狗的不是姬别而是赫连勃勃，哪替慕容垂造木筏的便该是后者。再想深一层，要在短时间内完成大批足供慕容垂大军应用的木筏，恐怕要上千人手才成。姬别虽是边荒大豪，手下也不过区区二、三百之数，若尽调人手去应付此事，早惹起警觉，所以大家极可能一直在错怪他，呼雷方的顾虑是有道理的。

因何自己一直没有深思姬别的情况？就为他曾离开边荒集而深信他是内奸？是否源于心内的恐惧，故此要找渲泄的目标？

道：“我尚有一件事没有告知各位，昨夜高彦夜探巫女丘原，发觉该处有大批树木被新砍掉，由于黑夜，高彦还没找到木筏便回来告诉我。”

三人同时动容。

卓狂生道：“我虽晓得慕容垂今晚到，却从没想过他行军的路线是穿越巫女丘原，因为若要经丘原而来，必须徒步走百多里路，更没法带同战马来。”

慕容战喜道：“高彦在哪里？只要我们先一步破坏木筏，至少可延误慕容垂两天时间。”

燕飞再次为高彦担心，道：“我着他去请郝长亨来



邊荒傳說

卷十

说话后，他一直没有回来，郝长亨说他去找尹清雅说话呢。”

卓狂生等人人色变。

燕飞苦笑道：“郝长亨该没有这么斗胆，即使他是内奸，仍未到打草惊蛇的时候。或许高彦那小子是泡妞泡昏了脑子，待会我立即去找他。”

慕容战道：“时间愈来愈紧迫，我们必须立即下决定，再分头行事。”

呼雷方道：“待会开议会时，我们面对面向姬别提出质询，看他的答案再随机应付，必要时可先将他生擒软禁，便可慢慢拷问，怎到他不说实话？”

慕容战点头同意道：“对红子春也可采同一手法。”

卓狂生道：“假若诸事顺遂，钟楼议会后又如何打算呢？”

慕容战道：“我们可否把屠奉三也争取到我们这一方来，这亦是屠奉三惟一保命的机会。”

燕飞心中一动，道：“刚才郝长亨告诉我，屠奉三今早曾去私会赫连勃勃，且结成联盟。”

卓狂生闷哼道：“郝长亨说的话怎可以尽信？此事连我们都一无所知，凭他一个初来乍到的外人怎能掌握得如此精确，还一副像晓得他们谈过什么计划的样儿。”

就在此刻，燕飞狠下决心，务要弄清楚郝长亨是怎样的一个人，道：“屠奉三方面由我处理，因为他曾找我去说话，我却因怀疑是个陷阱没有赴会。”

卓狂生淡淡道：“各位仍没有答我的问题，钟楼议

黄易

异侠系列



会后又如何呢？”

三人交换个眼色，均感没话可说。

卓狂生仰望天色，徐徐道：“惟一的方法，就是把边荒集二度团结起来，而现时边荒集只有一个人有这样的号召力。这个人当然不是我，也不是燕飞。”

慕容战剧震道：“纪千千！”

燕飞也心中狂震，把纪千千卷入此事已心中不愿，何况是将她摆在这么一个位置上！如若战败，以她倾国倾城的绝色，一旦落入敌人手上，不论是慕容垂或孙恩，遭遇之惨，实不堪想象。

但他可以说不吗？



邊荒傳說

● 卷十

第二章 谁是内奸

一切平静，似没有发生过任何事，小风帆顺风顺水朝大江驶去。

刘裕坐在船尾把舵，心中的伤痛无奈，绝非任何笔墨能形容其万一。他甚至有点痛恨自己，恨自己为何不拒绝江海流的提议，坚持随队往边荒集赴死。自己是否真如任青媿所认定的那一种人？他从未试过如此矛盾，他要斗争的是心内另一个逐渐冒起的“刘裕”，他并不熟悉却肯定是自己某部分的“刘裕”，那个的“他”绝不会感情用事。

风帆转往前方河湾驶过去。凭记忆接着该是笔直达十多里的长河水道，他的风帆即可加速行驶，以一泻百里的姿态朝大江进发。

由于该段河道特别宽敞，他可以轻易掉头回边荒集去。因有江海流打头阵和吸引敌人的注意，他可于适当地点弃舟登岸，悄悄潜返边荒集，与燕飞共抗强敌。

这是最后一个机会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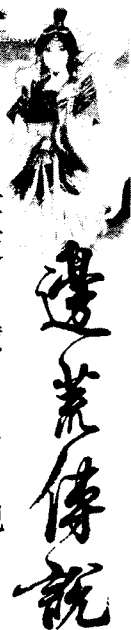
他的心“霍霍”跃动，呼吸急促起来。

眼前豁然开朗，轻舟转过河湾。

黄易

异侠系列





刘裕忽然全身剧震，呆望前方。

长河尽处，船影幢幢。

刘裕“呵”的一声起立，头皮发麻，极目观察。

在电光石火的高速中，他已明白江海流早行藏泄密，此一队蹑尾紧追的船队，并非偶然出现，而是要覆灭曾雄踞大江的大江帮。

他乃北府兵最出色的斥堠，凭对方舰形认出是纵横两湖的赤龙战船，此种战船舟形如龙，船首作龙头形，龙口大张，活似要把敌船吞噬，浑如赤龙，游于江河。是两湖帮藉之以镇慑洞庭、鄱阳两湖的本钱。

目所见的达十艘以上，且尚未看见队尾，以此观之，两湖帮是倾全力而来，志在必得。

如此声势，当是聂天还亲自督师。

刘裕的心直沉下去。

今次征服边荒集的壮举是彻底的失败，江海流纵能突破天师军的封锁，却是来时容易去时难。

心中涌起明悟。

孙恩和聂天还已结成联盟，联手从水陆两路进犯边荒集。当边荒集被攻陷后，接踵而来的是两大势力的公然造反。桓玄会被牵制在荆州，而孙恩则攻打建康，正陷于四分五裂的南朝将遭到南迁后最大的灾劫。

边荒集的情况更不堪想象，因为燕飞对满口谎言的郝长亨正深信不疑。

此刻比任何一刻更令刘裕有赶返边荒集的冲动！可惜他晓得已错过了机会。以他目前的状况，如走陆路怕

不到十里便要伤发吐血，而在河上他绝快不过可藉桨催舟的赤龙战船。

“锵！”

刘裕掣出厚背刀，毫不犹豫地一刀刺入船底，运功刮削，河水立即从破洞涌入。

他一个侧翻，投入河水里，心中立下死志，终有一天，他要孙恩和聂天还血债血偿。

燕飞驰离钟楼，心中一片茫然。

他该先去找郝长亨，还是应屠奉三的邀约？又或赶返汉帮见他最想见的纪千千？顺道向宋孟齐提出警告，他真的有点难以取舍。

暗叹了一口气，往洛阳楼驰去。

现在离开钟楼议会的午时只有半个许时辰，而他要做的事又那么多，只能按事情的紧迫性而下决定，因为他忽然直觉地感到高彦已出了事，所以先去寻郝长亨摊牌。

照道理，郝长亨是没有向高彦下毒手的道理，除非是被揭破阴谋，不得不铤而走险。

想到这里，心中一动，隐约捕捉到事情模糊的轮廓，偏又没法具体说出来。

自己究竟为的是什么一回事？

倏地里，他晓得是因纪千千影响到他灵异的金丹大法。若仍是这般神思仿佛的，今晚肯定小命不保，更遑论保护纪千千主婢。

董易

◆ 异侠系列

